

Il giorno della civetta
A ciascuno il suo

白天的猫头鹰 各得其所

[意大利]夏侠 著 袁华清 吕同六 译
译林出版社





白天的猫头鹰 各得其所

意大利皮埃特罗·蒙塔诺 著 袁华清 吕同六 译

IL GIORNO DELLA CIVETTA
A CIASCUNO IL SUO

译林出版社



Z546.45

X2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天的猫头鹰;各得其所/(意)夏侠(Sciascia, L.)著;袁华清,吕同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Il giorno della civetta/A ciascuno il suo

ISBN 7-80657-631-2

I. ①白... ②各... II. ①夏... ②袁... ③吕...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5529 号

Copyright © by Leonardo Sciascia Estate. Published in Italy by Adelphi Edizioni, Milano.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zia Letteraria Internazionale srl.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120号,10-2000-121号

- 书 名 白天的猫头鹰;各得其所
作 者 [意大利]莱奥那多·夏侠
译 者 袁华清 吕同六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Adelphi edizioni S. P. A., Milano, Italia, 1993, 198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4
字 数 153 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31-2/I·474
定 价 (精装本)1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掷向社会罪恶的投枪

吕同六

时下提及意大利,人们首先会谈起足球、皮萨饼和美声歌唱;当然,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黑手党。

黑手党是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如今已蔓延世界,危害人类文明社会的罪恶组织。它犹如附着于意大利社会肌体的要害部位并恶性扩散的毒瘤;又像毒藤的根,盘根错节,顽固不化。这样一种极具独特性、危险性的社会现象,理所当然在文艺作品中获得强烈的反映,例如中国公众熟悉的著名影片《警察局长向共和国检察官的自白》,电视连续剧《出生入死》(原文名《章鱼》)。而在文学领域,作家夏侠创作的黑手党题材小说,则另辟蹊径,开了当代意大利文学的新天地,赢得了世界声誉。

莱奥那多·夏侠(1921—1989),出生于西西里的矿工世家,先后当过小职员、中学教员。在西西里度过的二十六个春秋,使他对这块故土的风土人情、灾祸苦难、沉疴恶疾和三教九流人物都有着异常深切的体验与认识。他自幼酷爱文学,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

五十年代初,夏侠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先后发表了童话、短篇小说、历史小说、剧本、随笔、评论等作品近三十部。但是,他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当推他的反黑手党题材小说。

这些小说都以作家的故乡西西里为事件展开的舞台,透过精细入微地予以描绘的跌宕起伏、波澜横生的情节场面,让你对黑手党感受至深。例如收入本书的《白天的猫头鹰》(1961)、《各得其所》(1966);例如描写政界、财界和宗教界的显赫人物秘密聚会于一座豪华而隐蔽的旅馆,在一场神秘莫测的游戏中,接二连三发生的凶杀案(《千方百计》,1974);等等。

富于意味的是,夏侠选择了推理小说作为传达他的理念的外在载体。他的黑手党题材小说,也确实像常见的推理小说那样,情节曲折,悬念丛生。不过,作家的兴趣点并不在于侦查血案的过程和破案的结局,而是从意大利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凶杀案这个特殊的角度切入,去着意揭发黑手党势力猖獗,黑手党同权势集团沆瀣一气,法律和国家机器无法为百姓提供生存的保证这一令人痛苦而愤懑的现实,去审视病变的社会肌体,去剖析时代的重大矛盾,从而激发人们去思考。

这样,夏侠借助西西里这面“镜子”,不只把臭名昭著、无人敢于触动的黑手党的罪恶,而且把意大利的政治黑幕,现实中最微妙、最复杂、最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赤裸裸地抖露了出来。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化做投枪,向黑手党,向政治权势集团,向教会,奋力掷去。他的每一部小说的问世,以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每一部影视作品的公映,都一石激起千重浪,在政界和文坛掀起轩然大波。

也许是社会的黑势力太强大了,夏侠的作品有时染上一层淡淡的哀婉的色彩,作品也往往以善良的人遭逢凶险,杀人凶手逍遥法外为结局,显得苍凉、悲壮。不过,夏侠却明确表示:“我们的现实确实叫人悲观失望,然而,我是毫不悲观失望的。”

短短一句话,掷地有声,包含了作家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对光明的执著追求。

《白天的猫头鹰》中的主人公宪兵上尉贝洛迪，临危受命，侦查黑手党制造的一起凶杀案。贝洛迪曾是游击队员，参加过反法西斯武装斗争，为人耿直，性格刚毅，但又透着机敏。他历尽艰险，突破重重阻力和罪犯们精心建立的攻守同盟，获取了凶手及其幕后人物的罪证，大功几近告成。不料，在他返回家乡休假时，形势发生大逆转。黑手党大举反攻，制造了种种伪证，彻底翻了案。

宪兵上尉失败了。邪恶压倒了正义。黑手党的法战胜了国家的法。贝洛迪面临的对手，不只是凶手和挑唆者，还有知情者和周围的人们普遍的冷漠和恐惧，还有黑手党同政界人物的同盟。这一切，组成了一道铜墙铁壁，一道他无法逾越的障碍。他孤军奋战，难有回天之力。

然而，贝洛迪坚定地表示，他虽然不是西西里人，但他热爱西西里，将毅然返回西西里。他将义无反顾地同这庞大的黑势力继续较量下去。

透过一起凶杀案，透过人物、环境的发展机制，夏侠让读者看到了黑手党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景，生生地感受到了黑手党骇人听闻的罪恶。贝洛迪的形象，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揭示，比西西里的物质贫困更严重、更可怕的，是西西里精神、道德的贫困。他与其说是在侦查一起凶杀案，不如说是在为着疗救西西里的精神、道德的贫困而斗争。

《白天的猫头鹰》问世以后五年，夏侠发表了另外一部黑手党题材小说《各得其所》。

在《各得其所》中，读者看不到司法机关的运作，而只见一个中学语文教员拉乌腊纳自觉不自觉地履行着调查凶案的职责。在夏侠看来，司法机关在西西里的较量中失败了，因为司法机关竭力维护西西里的封闭落后和沉痾恶疾。

拉乌腊纳要去解决司法机关无力也不愿去解决的难题。他从

意大利文学和诗歌中获得的聪明才智,是他惟一掌握着的斗争武器,而且,他又太过单纯圣洁。周围的人几乎自凶案发生之时起就明白了一切,或订立攻守同盟,或保持沉默,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仍然执迷不悟地去调查,去追究。这沉默实际上是默许和纵容黑手党及其罪恶活动。拉乌腊纳自然无力打破沉默、阴谋和攻守同盟的坚冰,反倒被这坚冰压垮了,这使拉乌腊纳之死因而具有了蕴涵极深的象征意义。

拉乌腊纳的调查未能触动黑手党的一根毫毛,然而,它触及了黑手党赖以滋长、猖獗的社会。这个人物形象的价值,不在于他作为一个业余侦探的行为和遭遇,而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个人同国家、个人行为同政治、历史遗留的邪恶同新的社会矛盾等种种根深蒂固的冲突。拉乌腊纳之死因而又具有了政治的、社会的和形而上学的意义。

夏侠小说的叙述语言非常讲究。他描写的事件,无不惊心动魄,骇人听闻,但一经他以忌讳直白的淡漠笔触予以徐缓有致的叙述,便显得从容自如,不动声色,造成一种生疏奇异的艺术效果。主人公们充满哲理的对话,关于善与恶的争论,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冷峻剖析,都透出一种尖锐辛辣、幽深警峭的意味。它们融汇于曲折跌宕的叙事结构,不仅让事实本身来让人震惊和彻骨,而且赋予小说以深刻的思辨性,从而同一般商业化的推理小说划清了界线,也比同一类题材的文艺作品高出一筹,是对文学传统的一种发展。

夏侠曾先后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意大利众议员,西西里大区议员。从意大利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夏侠便是它的成员。文学家的敏锐、才华,政治活动家的热忱、睿智,在夏侠身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的小说在意大利和西方获得的巨大成功,显然不是一个站在生活浅滩上的冷眼旁观者所能企及的。

目 录

白天的猫头鹰	袁华清 译	1
各得其所	吕同六 译	101

白天的猫头鹰

1948年10月

……犹如白天出现的猫头鹰。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

公共汽车即将驶出，马达隆隆作响，不时发出类似干咳或啜泣的杂音。晨光熹微，大教堂钟楼顶部挂着几片薄雾；广场上一片寂静，只有公共汽车的轰隆声和面包商的恳切、嘲弄式的叫卖声：面包，热烘烘的面包，面包。售票员关上车门，公共汽车嘎吱一声启动了。售票员朝广场上最后扫了一眼，发现一个身穿深色衣服的男人正朝这边跑来。售票员对司机说：“等一等。”车子还没停稳，他就开了车门。两声撕肝裂胆的枪声骤然传来，正要上车的那个身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住了头发，身体向前一挺，就这样停了片刻；接着，皮包从他手中掉下，他慢慢地瘫倒在皮包上。

售票员骂了一声，他的脸色变得像硫磺一样，浑身瑟瑟发抖。离倒在地上的那人三米远的面包商如同螃蟹似的挪动脚步，朝教堂大门走去。车内谁也没动，司机仿佛成了一尊石像，右手握着刹车柄，左手扶着方向盘。售票员打量着乘客们的脸：他们个个目不正视，犹如一群瞎子。售票员说：“他被打死了。”他脱下帽子，烦躁不安地搔着头，又骂了一声。

“宪兵，”司机说，“应该去叫宪兵。”

他站起身，打开另一扇车门。“我去。”他对售票员说。

售票员瞥了死者一眼，然后把目光移向乘客们。车内还有几位每天早晨都搭这班车的老太太，她们手里拎着沉甸甸的白帆布口袋，或者挎着盛满鸡蛋的篮子；她们的衣衫发出干草、畜圈和烧焦的柴禾的味道。往常她们在车上不是骂人便是发牢骚，现在却

都一声不吭。她们的脸色铁青，像是在地下埋了几世纪，如今刚刚重见天日。

“他是谁？”售票员指着死者问。

谁也不搭腔。售票员又骂了一声。这条线路上的乘客都知道，他骂人出了名，骂得非常刻薄。听说有人扬言要解雇他，因为他骂人成性，车里有教士和修女也毫不顾忌。他是锡拉库萨省的人，很少见过被杀死的人；锡拉库萨是个愚蠢的省份，因此他骂得更凶了。

宪兵们来了，准尉蓄着黑胡子，睡眼惺忪。宪兵的出现像闹钟一样，惊醒了木然的乘客们；他们绕到售票员背后，走向司机打开的那扇车门，纷纷下车。他们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回头看了看，似乎在寻找一个欣赏钟楼的合适距离，然后朝广场边走去；他们朝车子投来最后一瞥目光后，便悄悄溜了。准尉和宪兵们没发现乘客们正渐渐向四面八方溜走。死者周围现在聚着五十来个人：是实习建筑工地^①上的工人。他们意外发现了一个可以在八小时磨洋工时间内尽情谈论的好话题。准尉命令宪兵们把广场上的人全撵光，让乘客们重新上车。宪兵们开始把看热闹的人推进广场附近的大街小巷中，并且一边动手，一边动口，让乘客们上车，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去。广场上的人被轰走后，公共汽车里也空无一人了：只留下司机和售票员。

“怎么，”准尉问司机，“今天一个乘客也没有？”

“刚才有几个。”司机带着茫然的神情回答道。

“有几个？”准尉说，“就是说，只有四五个，五六个？我从来没见过这班车开出的时候，车里还有空位子。”

“我不知道，”司机说，他在绞尽脑汁回忆，“我不知道。我说有

^① 培养建筑工人的实习性工地。

几个，只是随口讲讲而已。当然不止五六个，要多得多，车里大概坐满了人……我向来不注意车里的人，直接坐到我的位子上，马上就开车……我只看路，人家给我钱，就是要我看准路。”

准尉举起一只青筋暴起的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我明白了，”他说，“你只看路。可是你，”他板起面孔，转向售票员，“你扯票，收钱，找钱。你得数人，看他们的脸……如果你不想到拘留所里才好好回忆的话，那就马上告诉我，车上有谁。起码得说出十个人的名字……你在这条线路上跟了三年车，我三年来每天晚上都在意大利咖啡馆里见到你；你对这个镇比我熟悉得多……”

“谁也不可能比您更熟悉这个镇。”售票员淡然一笑，似乎不想接受这种恭维。

“好吧，”准尉冷笑道，“我最熟悉，其次是你，就算是这样吧……不过，我刚才没在车上，不然的话，我准能把乘客们一个个全回想起来。这件事应该由你来做，你起码得告诉我十个乘客的名字。”

“我想不起来，”售票员说，“以我母亲的亡灵担保，我想不起来。此时此刻，我什么也记不得，好像在梦中。”

“我会让你醒过来的，会让你醒过来的，”准尉暴跳如雷，“蹲两年班房，你就会清醒的……”他突然住了嘴：法官来了。他迎上前去，向法官汇报死者的身分，并说车上的乘客全溜了。他瞥了一眼公共汽车，蓦地觉得有点不对头，或者说缺了点什么：仿佛一件看惯的东西忽然不见了；这件东西我们一直在使用，已经习以为常，但它的形象只印在我们的感官中，并未达到我们的理性。尽管如此，它的消失会使我们产生一种轻微的空虚感和茫然若失感，就像时亮时灭的灯光会使我们心神烦躁一样；只有当我们猛地想起我们要找的是什么东西时，这种感觉才会消失。

“缺了点什么，”准尉对宪兵斯波西托说。斯波西托有会计专

业的文凭,是S镇宪兵站的骨干。“缺了什么东西,或者少了什么人……”

“面包商。”宪兵斯波西托说。

“上帝,是面包商!”准尉兴奋了起来,心想:“会计师的文凭到底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拿到手的。”

一个宪兵受命马上去传面包商。他知道该上哪儿去找:头班车开走后,面包商一般到小学门口去卖热面包。十分钟后,面包商来到准尉面前;他的面部表情如同一个正在酣睡的人被突然叫醒一样。

“他在场吗?”准尉指着面包商问售票员。

“在场。”售票员盯着自己的一只鞋子说。

“这么说,”准尉的语调慈祥温和,“今天早晨,你像平日一样,到这儿来卖面包。开往巴勒莫^①的头班车,和往常一样……”

“我有营业执照。”面包商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准尉说。他抬头看了看天,祈求老天多赐给他一点耐心。“我知道,我不关心营业执照。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只要一告诉我,我就放你走,让你到校门口去卖面包。是谁开的枪?”

“什么?”面包商又惊讶、又好奇地反问道。“有人开枪?”

“是的,六点半,从加富尔路口开了两枪,大概是短筒枪,口径十二毫米……当时在车上的人什么也没看见。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清楚车上有谁。我赶到现场时,他们已经跑光了……一个卖面包的人过了两小时才想起来,他在加富尔路和加里波第

^① 西西里首府。

广场相接的街角看见了一样东西,大概是一袋煤,放在教堂的墙角。从这袋煤中射出了两道火光,他就是这么说的。他给圣法拉许过愿,献给她一斗鹰嘴豆;准是圣徒显了灵,他才没被打中,他说,因为他离中弹的人很近……售票员没看见那袋煤……坐在右边的乘客说,车窗玻璃模糊不清,像是磨砂玻璃;也许真是这样……是的,是一个建筑合作社的经理……一个小合作社,承包过的工程投资额好像从来没超过二千万里拉。是些小项目,住宅,下水道,省级公路……他叫萨尔瓦托莱·科拉思贝尔纳,科拉-思贝尔纳,从前是泥瓦匠,十年前和他的两个弟弟以及同镇的另外四个泥瓦匠合股,成立了这个合作社。他自己指导施工,虽然有位测量师名义上担任总工程师。他还管财务……情况还可以,利润不多,他和股东们的收入和雇员相仿,但他们已经满足了……不,他们包建的工程好像不至于一下雨就倒塌……我见过一幢刚盖好的农舍,母牛用角一顶,墙上就出了个大窟窿,像是纸糊的……不,是斯米罗尔多公司造的,这是一家大建筑公司。一幢农舍,被母牛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们告诉我说,科拉思贝尔纳承包的工程很坚固,这儿的法蒂玛圣母公路就是他的合作社修筑的,无数辆卡车驶过,路面连一厘米凹陷也没有。有些大公司修筑的公路,竣工不到一年,就变得像个驼峰……是的,触犯过刑律,是在一九四……噢,四零年,四零年十一月三日……他乘公共汽车——看来他忌讳乘公共汽车……有人谈起了我们对希腊发动的进攻^①,一个乘客说:‘十五天之内,我们就能把它吞掉。’它指的是希腊。科拉思贝尔纳却说:‘吞什么,鸡蛋?’车上有个民军战士^②,把他告了……什么?……请原谅,您不是问我,他有没有触犯过刑律吗?我是照着

① 指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八日墨索里尼对希腊发动的侵略战争。

② 即墨索里尼建立的准军事组织“国家安全志愿民军”的战士。